水彩画艺术领军人物陈坚画展正在山东美术馆举办——

“我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温度”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陈坚的画展放在山东美术馆B4、B5两个展厅。进入展厅迎面摆放了三幅画，都是陈坚亲自挑选出来的。按说，这么重要的位置，往往都会摆放最引人注目的那种，但这三幅画初看上去平淡无奇，标题分别是《劳动的塔吉克女人》、《路遇》和《收割》，其中两幅描绘得都是塔吉克族妇女低头弯腰劳动的场面，甚至连面容都看不到。陈坚说，这才是塔吉克人真实的样子，质朴自然，热爱劳动，摆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就像听一场音乐会一样，一下子就能让观众感悟到这个展览最基本的调子。

喜欢观察“诗意的风景”

展览取名《质朴的精神——陈坚纸上作品展》，核心词是“质朴”。2012年，陈坚赴法国，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画展时，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名字。在外界看来，陈坚是一名山东汉子，身上有山东人那种质朴坚韧的品质。在陈坚看来，自己大约一半的作品，是表现塔吉克族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质朴”。《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则评价，“陈坚所表现的，实际上是在后现代社会，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发达社会，如何体现人与自然的精神，如何体现人性的质朴。”

目前担任中国美协水彩·粉画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坚，是从山东走出去的优秀艺术家，也是当代中国水彩画艺术的领军人物和代表画家之一。他出生在青岛，从小爱好绘画，涉猎素描、水彩、水粉、油画、蛋彩画等许多画种，1983年参与创办青岛的前卫艺术群体“太阳社”，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崭露头角。“画着画着，感觉还是用水彩表达最合适。”后来，又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更加全面地掌握了水彩画技法。

生活在海边，大海的风景和性情，自然而然成为陈坚描绘和表达的对象。陈坚说，自己非常喜欢观察“诗意的风景”。《有浪的夜色》中，海风卷起的浪花，晶莹剔透，“看到海浪，我就非常激动，所以画面就有了一种跳跃感。”他说，仔细的观察与体悟，能够发现大自然丰富的表情，“大自然也是有表情的，也有喜怒哀乐，从这些风景画中，就能清晰感受到大自然的愉悦、忧伤、愤怒、平静。所以，创作其实也就是借景生情，那些没有表情的景色，在艺术上也就没有多少表现的价值了。”

从去中央美院学习开始，陈坚发现除了“大海”之外，打动自己的另一个风景，是塔吉克人和他们的生活。他跟着老师到新疆写生，来到塔吉克人生活的高原上，他沉醉于那里一尘不染的天空和草原，也被塔吉克人的质朴和真诚深深打动。从此，他每年都要去那里住上一两个月，让自己融化在塔吉克人的风土和人情中。这种生活带给陈坚一种超脱般的喜悦和幸福，他喜欢这种生活，喜欢这里的人，这种感觉倾注于画笔和色彩，带给人的是一种毫无距离的亲近感。看《一起成长的哥们》、《男子汉》、《瓦恰老人写生》、《班迪尔乡人物写生》、《塔吉克少女》等，也如同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陈坚说：“因为我画的人物，每个人都是带有温度的。”

陈坚作品《塔吉克少女》。

“向外与向内”的冲突与和谐

自然而然，陈坚的作品主要分成两个系列，一个是家乡山东青岛的大海系列，一个是新疆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人物系列。一般来说，艺术家着重表现的，往往是家乡的人和异乡的风景，陈坚笔下却恰恰相反。家乡，他画的是风景。然而这些风景，色调常常很暗，情绪是沉思而忧郁的，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表现黑夜的。比如，这次展览中，我们能看到《傍晚的海边》、《有浪的夜色》、《逆光》等，无不如此。“画这些能让我安静，反省自己的内心。其实只有家乡才能给一个人这样的感觉。”

塔吉克人物系列，色彩则要明快鲜艳得多。画家笔下更加自由洒脱，甚至有那种天马行空的自由感。陈坚说：“那些太阳底下的人物，都是特别亮丽，浓淡特别分明，那是阳光下的灿烂色彩，包括人物对生活期待的那种憧憬神色，单纯明亮，在城里是很少能看到的。”

中央美术学院谭平教授曾评价说：“陈坚的作品体现着艺术家的双重性格特征。人物绘画来自于他对外在世界的视觉感受，他的大海主题绘画则更多的是对内心的回望和自省。向外与向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这非常准确地勾勒出陈坚创作最突出的特点。

陈坚作品《不平静的海》。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则认为：“在陈坚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也可以看到他对艺术严肃的学术追求。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他丰富且宽广的水彩世界。他的作品东到大海，西到帕米尔高原，既有世界各国的风景，更有中国大地的影像。陈坚的艺术在维度上是宽广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沉住气，真正的扎根于自己的土壤，真正做到扎根生活、贴近人民，由此他的作品真正画出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而且充满质朴的情怀。”

跨越“拦在前面的山”

陈坚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喜欢交朋友。3月29日，他的画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幕时，除了艺术圈的大腕们，还有演艺圈的朋友们前来捧场。著名演员唐国强，带来专门为这个展览创作的两幅书法作品以示祝贺。著名歌星姜育恒也从台湾赶过来参加开幕式。一时间，把一个美展开幕式差点变成一个“娱乐事件”。

他也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的风景画，情绪都是比较安静的，陈坚说：“很少有热闹的，我特别喜欢画黑夜，夜可以让我静下来，安静地思考。”因此他比较偏爱画傍晚或者黑夜的风景。就像他的风景画一样，从他身上，能读出一种安静来。他不希望自己受到太多关注，也不太喜欢过多地抛头露面。他在中央美院设过一个“陈坚奖学金”，低调得不太为人所知。

他认为，这是长期对自己的情绪进行控制和锻炼的结果。这次画展中，展出了他的很多“小作品”，尺寸与明信片差不多大小，但都非常清楚精确，画面非常鲜明。“这些小画创作起来其实非常难。看上去是小画，其实都不小，景都很大。”陈坚说，“这些小画比大画更难。最大的困难就是难于控制。因此，必须首先让自己安静下来。”长此以往，安静也就成了一种习惯。

莫道下岭更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现在，对陈坚来说，技术或者技巧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但也绝非可以从此一马平川。艺术是需要不断突破和提升的，他依然会遇到“拦在前面的山”，这些拦在前面的山，就是如何找准情绪的发力点，让艺术的表达更简练，更有冲击力。他说，曾经与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朋友聊天，这个朋友说过，艺术要达到一个高度，需要经历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开初，像把一篇杂文写成一首长诗；经过提炼，把长诗写成一首五言古诗；再精炼，把一首五言古诗写成一句格言，表现力就更强了。对这个观点，陈坚非常认同，“画画也是这样。开始画画时，会画的东西多，基本功的东西多，技巧的东西多。这些东西多了，情感就少了，所以慢慢地，开始追求简约，把好多造型用线来表达，越来越畅快、简约，艺术含量也越来越高。绘画刚起步，要求是技术。到后来，决定水准高低的，还是看艺术手法的独到和情绪的表达。”

对于写作，苏东坡认为，“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在这里，平淡是一种超越形式、超越技术的境界。道理是相通的。陈坚的艺术追求，其实也正是如此。

以一介布衣身份对不合理社会现实进行批判

孔子思想的“平民之学”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于琳琳

3月28日，山东省尼山书院孔子公开课第二讲在省图书馆大明湖国学分馆成功举办。在题为《从“五帝三王”到孔子》的讲座中，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广辉介绍了孔子的思想学说与“五帝三王”时期思想的联系，分析了孔子的“王官之学”从“五帝三王”时期继承发展而来的脉络。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学说有继承，也有创造，孔子所阐述讲求的许多理论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孔子公开课是山东省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系列讲座首期主题讲座，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联合主办，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与传播的重要举措。孔子公开课首讲于去年11月25日开讲，将举办12讲。之后，山东省尼山书院还将陆续推出中华传统文化公开课、齐鲁文化公开课等系列讲座。

推动“平民之学”

姜广辉认为，孔子被称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宣讲“王官之学”，同时讲求“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推动“平民之学”。要探究孔子全部思想的来源，还是需从“五帝三王”开始。

在学术界，对于“五帝三王”所指，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是指夏禹、商汤和周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并作一个王，实际上就是夏、商、周三代。

姜广辉引用美国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说，将中西方的史前文明作了比较。摩尔根把史前文明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蒙昧时代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野蛮时代也分低、中、高三个阶段，低级阶段的人类学会了制陶技术，由渔猎转入畜牧业；中级阶段的人类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和加工技术，以及种植谷物；高级阶段的人类掌握了炼铁技术，开始逐步过渡到文明时代。

中国史学家在研究史前文明时，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巢氏，第二个阶段是祝融氏，第三个阶段是伏羲氏，基本上可以对应摩尔根的蒙昧时代三个阶段。伏羲氏阶段，社会慢慢由母系氏族转向父系氏族，这个阶段属于一个过渡阶段，相当于摩尔根学说中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接下来是神农氏时代，相当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再之后的黄帝时代，进入了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也是华夏文明的酝酿期，人类开始懂得建造房屋和舟船，还发明了养蚕和制衣的文明。到尧舜时代，进入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

姜广辉认为，通过这样的梳理，“可以说中国传说的‘五帝时代’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实行氏族公有制。夏商周三代，属于家族私有制，由原来的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一家。”

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变化相适应，文化也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建立起利于周王朝统治的等级制度，在周王朝建立初期具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诸侯国之间互相争斗、互相杀戮，分封制已经不能维护周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姜广辉说，“因此，周朝也实行德治，靠道德感化。但是除了德治之外，又发明了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叫作‘礼乐文明’，乐是强调和谐，讲求社会和睦，讲究礼让。周朝还盛行‘王官之学’，贵族才有资格进到官府里去学习，一般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姜广辉认为，至春秋末世，“王官之学”的人才流落到民间，孔子就是在这时候学成了“王官之学”，成为第一位私学老师，“他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将贵族文化转化为全民文化”。

此外，孔子还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观点认为，这是孔子的封建思想，恪守旧的思想不懂文明开化，是教条主义。姜广辉则认为，“述”是历史，“信”是信历史中的那个价值观，“历史中的价值观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当现实中的价值失败了，就要参考历史中的价值观，究其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

敢于揭露社会丑恶现象

姜广辉还评价说，孔子又是第一个建立中国道德哲学体系的人，主张“仁”，推崇弘扬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准则，认为道德教化是一种最为人性化和一种成本最小的社会管理方式。“孔子的这些思想无疑包含着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给道德加上了一个‘封建’的定语，往往说它是封建道德教化，于是，人们开始慢慢疏远，社会上的优秀道德一天天变少，与此相关联，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贪腐现象。”

孔子还敢于批判社会现实，揭露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姜广辉认为，就今天而言，这种勇气和担当依然具有很多积极意义。“例如，孔子做《春秋》，他就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一个平民的身份，敢于和那些大人物论辩，对社会的不公和不合理现实进行批判。”

集前世之“大成”以成圣人

姜广辉说，孔子推崇炎帝和黄帝以前的传说，儒家文献里没有谈，但关于黄帝和五代的传说，儒家的文献里已经有记载。例如，孔子的学生问孔子：有人说黄帝活了三百岁，那么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孔子为此解释“三百岁”的含义，是指“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就是说，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活着的时候，人得其利百年，死了之后，人敬畏沿袭其精神百年，再后一百年，人们还要推行其思想学说。孔子的意思是说，黄帝对人类的贡献之大，并不是说他真的活了三百年。“这样的记载，可以说明孔子对黄帝是非常敬仰的。除此之外，孔子还非常欣赏夏禹，认为他功高盖世，如果没有他人类就不存在了。他还对周朝的‘礼乐文明’制度很欣赏，希望后世能继承这个制度来治理国家。由此看来，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形成，不可能不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姜广辉认为，就现在看来，全面了解从“五帝三王”到孔子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炎帝和黄帝被众多民族奉为共同祖先，除了共同的血缘关系之外，还在于炎帝和黄帝初步实现了华夏社会的统一。“了解这些传说，知晓这些历史记载，可以很好地增强民族认同感。”

其次，五帝传说时期讲“德治”，经由孔子的继承发展，形成了更系统更全面的思想体系。“德治”主要包括三条原则，一是以德居位，无德不贵，统治者的道德必须好，没有道德不能居于高位；二是君宜公举，统治者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必须得到人民认可；三是臣可废君，如果统治者不遵守德治的原则，臣民有革命的权利。“这三条原则规范了统治者的行为，保障了老百姓的利益，有利于国家社会稳定发展。发扬这些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有利于社会和睦。”

姜广辉说，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孔子思想集古先贤之精华，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孔子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优秀的成分，更是非常值得很好研究和弘扬。”

沾化民俗馆 唤醒乡愁记忆

展示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情趣

县乡村特色 历史文化展示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陈方明 丁卫

“现在是旅游淡季，到民俗馆来参观的游客每天超过200人。”滨州市沾化区古城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员张力芳高兴地说。沾化民俗馆是2014年滨州市沾化区古城文化旅游景区重点推出的特色品牌，去年10月对外开放后，成为鲁北地区唤醒乡愁记忆、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再现了齐文化、海河文化、鲁北乡土文化、移民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赢得了省内外群众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沾化，商朝属蒲姑（又名蒲姑国），隋唐时期为渤海郡渤海县招安镇，宋庆历二年（1042年）升招安镇为县，金明昌六年（1195年）更招安为沾化县，2014年11月撤县设区。沾化濒临渤海，钟灵毓秀，是齐文化和黄河文化融会贯通之地，又富有禹疏九河之徒骇、钩盘二河的历史文化积淀，加之多河濒海的独特地理位置，而形成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产生了丰富灿烂的地方民俗文化，曾被称为“济北诗书之薮”。

沾化民俗馆位于原沾化县古县城古城镇驻地南部，建于2014年6月，整修五处老四合院民居，主体建设于9月中旬完工，沾化区及古城镇全体镇村干部自发捐赠老物件1000余件，9月底完成第一次布展，并正式对外开放。民俗馆占地3180平方米，共计58间房屋，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分沾化简史、生产民俗、节日庆典、衣食住行、游艺民俗、婚俗礼仪、民生百行、物品展销室8大展馆，以实物、图片、文献资料、模制品等多种形式陈展，另加图版、文字、雕塑、挂图等，达到一馆之包览而知沾化古今之目的。

第一个展馆——沾化简史馆，共分沾化由来和建置沿革、沾化县地图、行政区划变革、沾化古八景、史海钩沉、科考佳话、古城遗迹相片、古城赋等八个板块。欧阳中石先生题写的“沾化冬枣”四个大字非常显眼。在史海钩沉板块，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与好友李鲁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李鲁生(兵部给事中，古城李家园子人)，进士出身，为董其昌同僚，并相友善。董其昌为避政治之险，来沾后就住在他们家里。董其昌在沾化寓居长达九月有余。这期间，董其昌为李鲁生的父亲李康义写了传记碑文《康义李先生传》，由吴郡吴士端摹勒刻于石上。此碑现存于沾化区文物馆。

生产民俗馆，展示的是当地生产所用农具，以木制为主，有犁、豁子、种什、钯及牲畜的用具，磨盘、麦收场景等。

衣食住行馆，衣分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有长袍、中山装、列宁装、绿军装等。食展厅复原当时伙房和食物的场景，有灶台、炕等。住展厅复原当时待客和睡觉的场景，有八仙桌、圈椅，满肚子炕等。行的展厅，有小推车、“金鹿”、“永久”、“凤凰”等牵动了过去无数国人心梦的自行车。

游艺民俗馆，有踢毽子、投沙包、射箭、打洋火枪等孩童时玩的游戏及实物。让人回想起童年有乐趣的游戏，墙上有展板，上为图，下为文字介绍。

婚俗礼仪馆，容纳了原来人们结婚时所需的炕、被褥、灯烛、桌子、梳妆台等。由于婚姻是人生大事,关涉到家庭幸福、种姓繁衍和社会安定，因此有关婚姻的礼仪、习俗也就特别繁多。

节日庆典馆，主要展示人一生的礼仪庆典。如婴儿出生“添喜”，“三日”婴儿的外婆前来看望。“六日”舅母来俗称“圆耳朵”。“九日”，姨母、姑母来看望，又叫“按胳膊腿”。“十二日”，设宴通知亲朋好友前来祝贺。“满月”，母亲抱婴儿到娘家去出满月。“剃满月头”，剃下的胎发，不随便扔掉。现在还有人将胎发制成胎毫毛笔，留作纪念。“四十日”，由婴儿的小姨给其铰头。“百岁”，所有男女亲戚、家属、朋友、同学都来祝贺，并给婴儿佩戴长命锁、银手镯。人到了五十岁，开始“祈寿”、“祝寿”等。

民生百行馆，展示了货郎、铁匠铺、木匠铺、爆米花场景等。百行总览室，分别有理发铺、照相馆旧貌、中药铺、修表铺、裁缝铺、五六十年代门市部等。

物品展销室，展示了纺织场景，有古代的织布机、纺车，墙上挂满了老精布。

民俗是一地广大人民群众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矩。一地的民俗表明了一地的文明程度，展示了一地群众的生活情趣。沾化民俗馆是展现沾化区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看到奇异靓姿和独特风貌，可以了解到许多饶有趣味的风俗故事。可以洞见百姓的甘苦悲欢和喜怒哀乐。它从多个角度反映着民族的历史风貌和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

民俗馆的建成，吸引了游客的目光，仅2014年国庆期间，就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提高了古城文化旅游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3月27日，山东作协签约作家常芳（前左）到沂南县向92岁的戴怀清（前右）等抗战老兵赠送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五战区》。《第五战区》通过沂蒙山区一个村庄的抗战，再现了一曲家国蒙难、民族危亡之时先烈们慷慨赴死的激昂悲歌，全景式还原了“全民抗战”的壮丽史诗。